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48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隔代亲

□南京 吴晓平

都说人老了,会隔代亲。可我不信这个邪,我说我这个人自私,我只喜欢我的女儿,至于女儿的女儿,是人家娃娃,我喜欢做甚?

记得外孙女儿天意出生时,我和老妻飞到新加坡,产房里托出一个巴掌大的娃娃,黄皮寡瘦,哭起来像小猫,我说我怎么会喜欢你?当然,我这是心底下说的,绝对不能让女儿和女儿她妈听到,否则这两个我世上最怕的女人发起火来,我的皮能烤焦。新加坡常年30摄氏度高温,为了不让娃娃黄疸,两女命令我每天抱着娃娃在太阳底下晒20分钟,还要像摊烧饼似的翻来翻去,前心后背包括每个脚趾头儿都要仔细晒到。可怜我一个北方来的老头儿,每天就像在赤道劳作,不敢有丝毫怨言,只能对怀里的外孙女儿抱怨,你小人家肯定不会得黄疸了,我老人家晒出一身痱子,像根赤豆冰棒!

外孙女的名儿天意,还是我取的,可天意和我们一点儿都不亲。毕竟聚少离多,三年疫情阻隔,她与我们愈发生疏。已经五年级的小学生了,每周视频时,她妈妈叫她和外公外婆说两句话,她竟躲在床下,扭捏着不肯露面。年前,女儿想让热带长大的天意体会什么是真正的冬天,带她回国了。哈,老妻听说女儿和女儿的女儿大驾光临,好比元妃省亲,激动得几夜没睡好,准备了一大堆好吃的,还叫我安排去什么好地方玩。我说新加坡华人内卷不亚于国内,天意平时读书也叫可怜,除了正常课业,还有奥数、英语补习,还要学打乒乓球、高尔夫……天天连轴转,一点玩的时间都没有。这样吧,除了逛老门东和科举博物馆,我再安排一场家庭乒乓球赛,让她放松放松,顺便见识一下外公的手法,什么叫天外有天。

小区有个乒乓球室,那天上午在外面玩累了,下午便和外孙女儿打乒乓球。我还多了个心眼儿,一开始并未上场,让女儿和老妻先和她打两局,我看看她的球路。天意说妈妈技术太差,噘起小嘴不愿和她打。老妻技术稍好,上台也不是对手。喂,你别看十来岁的娃娃,不愧是专业教练教的,打起球来有模有样。于是,老夫亲自上场了。我想给她来个下马威,不试球,直接比赛。因为我发球是个撒手锏,下旋球,势大力沉,一般人轻易接不着。谁知小家伙轻轻一搓,球就回来了,而且她回球时顺势还加了一点力,下旋加大,我没接过网,1:0。好,你逼我下

家庭相册

我出生在闺奩营

□南京 周昭辉

20世纪50年代初,我出生在南京老白下区的“闺奩营”小街,“闺”就是“闺女”,“奩”指的是“嫁妆”。当年闺奩营20号,是我们周家大院,共计四进20多间老房。周家祖上从苏州迁到这里,建成了周家大院,有200余年的历史。看到这个街名,从字意上或许能猜出这里古代曾是卖陪嫁品的地方。这条古老小街,东西走向,位于内桥北侧,洪武路东侧。老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拆迁建高层楼,而老街还在,但地名曾消失过一段时期,如今又恢复老地名。60年前,我小时候的印象中,闺奩营大多“青砖小瓦马头墙,回廊挂落花格窗”式明清房,临街的店铺掺杂着居住的人家。

闺奩营已有近七百年历史,元代就形成了经营集市,主要经营陪嫁品高脚木盆、长木洗澡盆、圆木洗衣盆、铜脸盆、铜脚盆、铜烫壶、铜手炉、铜脚炉,丝绸、棉花胎、棉织品床上用品等等。由于这里出售的闺奩梳妆镜箱品种多,价高的价廉的都有,能满足各阶层需求,远近城乡闻名。

1954年,闺奩营开始整治街道编新门牌,因小街不长,仅编40余个门牌号。自编上门牌号后,门牌多年有序不变。我住在闺奩营30多个年头,目睹闺奩营,由过去清一色明清时代留下的破旧老建筑,演变到如今现代化高楼大厦的一步发展全过程。1993年,闺奩营小街两侧古民居宅开始动迁,拆迁户先搬出原居住处,待高楼大厦建成后,拆迁户再全部乔迁新居高楼。

闺奩营小街虽不长,流传下来的故事却不少,我小时听爷爷讲得最多的是“美人街”故事。说明朝洪武年间,这条街曾被称作“美人街”,是因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第九个嫔妃卢氏曾居住在这里。该女生得特美,得此地名。传说卢妃进宫时,她家陪嫁的金银细软闺奩,摆满了整整一条街。皇帝派

金陵琐记

毒手,那我不客气了。手腕一抖,正手一个发球抢攻,还没容我摆开架势,她一记攻球带拉,直接把我拍死!2:0……没办法,老头儿只好在十岁娃娃面前不讲武德,采取长途偷袭,短台吊角,将自小街巷积累的十八般武艺和工厂业余球队的必杀球技,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可惜天意信手挥洒,就像一面攻不破的网,我怎么打也打不穿。眼看比分直线下滑,已然输了两局,我是气喘吁吁,天意居然还说没有活动开,嫌冷。眼看第三局要剃光头,我一个高抛发球,准备一记绝杀,谁知天意轻松回了过来,还狡猾地吊了我一个大斜角。我弯腰抢救不及,一个趔趄,扔了拍子辩解说,这个球理论上我是能接住的,可惜现在老了,腰眼身法步没跟上!

一场原来打算给外孙女儿的挫折教育,就这样草草收场;“理论上能接住”还成了三个女人嘴中的笑话,一路嘻哈回家。可怜老汉我一头老汗跟在她们后面,好没面子!

打了一身汗,又没睡午觉,晚饭后我昏昏欲睡,说累了一天,叫女儿也早点休息。女儿说,不行,天意晚上还有拉丁语网课。我嘟囔着,难得放个假,又是奥数又是英语的,还拉什么丁?呼……倒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去,醒来已是晚上十点多,天意还对电脑念念有词。看着她小人家瘦弱的侧影,我顿生怜惜,心底万般不舍,想起她小时回家,人还没有沙发高,光着两只小脚丫,在地板上快活地跑来跑去,一会儿抱着拖鞋玩,一会儿扑我怀里,奶声奶气叫我讲故事;又想起她刚上小学那会儿,晚上还怕黑,非要挤到我和老妻中间睡觉……一晃才几年工夫,就像个大小人,身负如此压力!我悄悄对监工一样坐在旁边的女儿耳语,别逼她学这么多,娃娃累。女儿食指嘴边一竖,赶紧把我推到隔壁房间,严肃地说,明年她就要升中学了,没有拉丁、乒乓这些附加分,就进不了名校,影响她一辈子——小时候你也不这样逼我的吗?

女儿噤得我无话可说,风车不是吹的,泰山不是堆的,想起我们这一代受的苦,其实我们的下一代,下一代的下一代,压力从来不比我们轻啊。

……终于熬到下课,我赶紧给娃娃热上一杯奶,可怜天意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。流着口水的小嘴角,隐隐还有一丝笑意,大概是梦中又赢外公的球了吧!

一个营人马来迎接,场面宏大,颇为壮观,引得无数百姓挤来庆喜。后来军师刘基说“美人街”俗气,还是恢复闺奩营为好,于是闺奩营一直延续下来。

爷爷还说过,闺奩营一直流传“巧断鸡案”的故事。说闺奩营曾有个米店,一天农妇拿一只老母鸡到闺奩营街头卖,不小心让鸡跑进老板家的鸡群。农妇进店告知老板:“我的鸡跑到你家鸡群里去。”可老板不认账,不肯还给她鸡,两人吵起来。这时上元县,就是原白下区地域的县令陈漠微服私访路过此,上前问农妇:“哪只鸡是你的?”农妇指着鸡群:“那只黄毛鸡是我的。”县令问米店老板:“你家鸡喂的是什么?”老板支吾:“我开米店当然喂米!”县令又问农妇:“你家鸡喂什么?”农妇说:“我喂麦子。”县令下令手下把这只鸡当场剖开。那只鸡肚里面全是麦子。县令要罚米店老板,老板不服说:“真是多管闲事!你算什么?”县令说:“本官是上元县令陈漠!”

老百姓看是父母官来了,磕头作揖:“大人,你做做好事,我们这里路不好,下雨就积深水,百姓们叫苦连天,这米店老板囤积粮食等时机卖高价,他有钱就罚他修路吧。”县令说:“就罚你把闺奩营这路修好。”上元县令巧断鸡案,惩罚米店老板,又做修路好事,闺奩营百姓拍手称快。

40多年前,我出嫁,搬出闺奩营。我爷爷说过,祖上是明末清初到南京做生意,主要经营人参蜜饯桂圆核桃等天然保健品,还经营过酱菜生意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周家大院人为支援国家建设,让出紧靠临街一排房,包括正房厢房柴房,建成集体性质的闺奩营纸盒厂,这是当年老白下区的主要纸盒厂。到1993年拆迁,纸盒厂在这里生产经营了40余年。

如今,闺奩营街牌又被挂上了老街,路过这里,就会想起闺奩营的故事。

一碗面

□南京 吴先斌

我爱吃面条。以前的面条很简单,就三两面条,一碗酱油汤,加一勺猪油,撒上葱花。在我儿时记忆中,应该是一毛一分钱一碗,南京人称之为光面,单身的男人更喜欢称光蛋面,以示自己孤苦伶仃中表现出的豁达。经济条件好些的人,再加几根肉丝,大概是一毛七一碗。就这样简简单单一碗面,过了许多年。

那时很少有私人面馆,都是国营的。我家门口有位孙老太,有个私人面馆,通过她,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中国还有工商个体户这个职业。孙老太那间破旧的小屋里总是热气腾腾,那里是我对美食向往的最佳精神之地。一碗热面下肚,顿觉面朝面条,春暖花开。

我特别敬佩孙老太,一碗简单的光面让人吃了有山珍海味的感觉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个体户蓬勃兴起,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勤劳来实现自己的理想,国家的理想就是每个人理想的总和。最近的热播剧《繁花》就让我想起了那个时代。《繁花》为什么热播?就是让观众找到了曾经奋斗的“我们”。

随着市场经济的搞活,各行各业竞争日益激烈,面条店也不例外,人们就开始用各种浇头吸引顾客。先是三鲜面,再到熏鱼面,又到大肠面、鲳鱼面,最近又听说有了海参鲍鱼面,从几毛钱一碗到几十块钱一碗,更加“繁花”指日可待。南京城有一碗著名的“寡妇面”,店越开越大,据说在南京城有二十多家店。“寡妇面”的变迁,也是南京百姓奋斗的缩影。

面条的名堂如今繁花似锦,但万变不离其宗,就是一碗面。我还是喜欢孙老太的光面,面条有劲道,有嚼劲,让人在上下牙齿配合运动的过程中感到人生的自信,甚至感到未来的壮阔。

舌尖记忆

多彩的腊月

□宝应 陆金美

无论是城市,还是乡村,一到腊月,空气中骤然多了些年头的味道。男女老少都忙得不亦乐乎,处处散发着浓浓的年味。

“腊七腊八,灌香肠腌板鸭”,每年一进腊月,庄上人家就开始忙杀自家养的鸡、鸭、鹅等家禽。这个时候,父亲会到集市上买回一个猪的小肠,回来内外清洗干净后,就选一些肥瘦适中的猪肉,总是一刀一刀地切成小块,拌上盐、辣椒面、花椒面、老姜末等。砍一节和小肠一样大小的竹筒做入口,把拌好的肉往猪肠子里灌。父亲灌一节就叫我用红布条扎紧,挂在竹竿上晒。冬天太阳一出,庄上人家的院子里,门前的树上,屋外扣的长竹竿上,都会悬挂一串串香肠和一条条咸鱼,还有一只只咸鸡、咸鸭、咸鹅等,这些食物,通过腌制,便有了色与香。

腊月前半个月,就是腌咸货的时节。最后几天,既忙炒,又忙炸,还有忙蒸。记得小时候,一过腊八,就开始准备年货了,炒葵花子,做藕夹子、炸爆米花等。特别是做藕夹子,是家里的头等大事。先把藕用水洗清,再用刨子刨去藕皮,然后用菜刀将藕切成两个连在一起的藕片。藕全部切好后,母亲用菜刀把猪肉剁成了馅。再将肉馅放入盆中,加入少许酱油、盐、姜葱、花椒粉和鸡蛋搅拌均匀,就可做藕夹子了。母亲将肉馅放在两片藕的中间,用手轻轻一捏,然后放进父亲和的不稀不厚的面粉盆里,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粉后,用筷子依次把裹好面粉的藕夹子放进油锅里炸,等两面炸得金黄,再从油锅里捞出。这又香又脆的藕夹子,是过年时家里招待客人的一道主菜。

腊月庄上人家的菜园很是好看,站在庄上的石桥上,由东向西看,菜园里搭的棚有大有小,有长有短,上面盖的是五颜六色的膜,菜园里的菠菜、香菜、青菜、葱蒜、胡萝卜等蔬菜就不会冻坏了。这些蔬菜,在平时不是什么宝贝,可在过年的时候却让吃惯大鱼大肉的人们大饱口福。

俗话说:“一进腊月门,便有过年来。”庄上的小店里,墙上挂的年画,木板上摆的红彤彤的对联,门口堆满了烟花爆竹,就连旁边的一棵树上也挂上了灯笼等喜庆的过年物品。小时候,腊八一过,庄上人常去赶集,有的买回年画,有的会买回点心,也有的给小孩买回来新衣服。那时候感觉整个腊月,都是好日子。腊八节,二十三,祭灶节;二十四,过小年;二十五,磨豆腐;二十六,去买肉;二十七,杀猪鸡;二十九,蒸馒头……每个日子都排得满满当当。腊月是繁忙的,忙得人们喜气洋洋。

腊月的后半月,响起归家的脚步声。是许许多多的游子特有的大迁徙,越过千山万水,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,拎着大包小包,乘飞机、坐高铁、自驾……从四面八方方向家的方向前行。村庄的老柳树旁,有父母、丈夫、妻子和儿女等待的身影。腊月也成就亲人团圆、亲情相聚的愿望。

前日,下乡拍片,路过一个村庄,见户户院子里挂满了各种咸货,有鸡、鸭、鹅、狗肉、猪肉、鱼、香肠等。真是色彩多样,五味俱全,行走在庄子上,闻着腊味的香,心中总是荡漾起一股暖融融的幸福。我忍不住用手机拍下这乡村腊月的美景,发到朋友圈,大家留言道:多彩的腊月是由腊味组合而成的。

家庭相册